

怀念母亲

□ 潘万宝

今年已是母亲去世十周年了,就在清明节前夜,好久没有走进我梦里的母亲再次出现,与以往不同的是,母亲不但和我有言语交流,而且我还首次在梦中拥抱了她。事后,尽管我努力地回忆,但就是想不出母亲对我说了些什么。

母亲在世时,我曾有过两次难忘的拥抱她。一次是母亲在老家不慎摔断了大腿骨,我接到电话后,慌忙赶回去。一进房间,就看到母亲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。我查看受伤情况时发现她摔断的骨头可能已经刺进了肌肉,那是刀割一样的巨痛,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为了把她移到车上送到医院,我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抱起母亲,感觉本就矮小的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轻。第二次拥抱母亲,是在2012年农历八月十三,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母亲患食道癌前后四年,终因病情太重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。那段日子里,我们姊妹几个日夜轮流守在母亲的身边,一直到八月十三那天,家里的至亲都来到家中看望母亲。看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,征得舅舅他们同意,我们含泪为她换上寿衣。看着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,亲戚们赶忙在堂屋里搁起了铺。我强忍悲痛,又一次抱起了母亲。我知道这一抱母亲就将离我们远去,再也回不了她自己的房间。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母亲紧闭双眼、毫无血色的脸上,又慢慢下滑,就像母亲的生命一样慢慢坠落。几个小时后,母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。母亲在我脑海里有许多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,大人们要“四夏”大忙,没有人看护我,母亲就把我带到生产队公场上,我们一帮孩子就在那儿玩耍打闹,一直等到母亲他们收工,拿着生产队集体分的夜餐:一碗米饭加上一瓷缸青菜猪头肉汤。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,把瓷缸里仅有的几块肉片夹到我的碗里,解了馋的我美美地睡着了。

十岁生日当天,我放学回到家里,母亲拿出一双高筒雨靴和一双格子的尼龙袜让我试穿,我激动得连鞋袜都穿不上。母亲笑眯眯地为我穿好后,非常满足地看着我。我大晴天穿着雨靴,一溜烟飞奔出去,跟小伙伴显摆去了。后来我才注意到,母亲自己没有一双像样的袜子,都是补了一层又一层。

后来我上了初中,学校离家有五六里路,中午要在学校食堂伙伙。因为家里姊妹多,家境贫寒,拿不出伙费,只能从家里带稻草去冲抵。母亲舍不得让我挑,每次都是她挑着一担稻草送到学校。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,跟在她后面,看着她换肩的频率越来越高,但为了不耽误我到校上课,她很少停下来休息。好不容易到达学校,母亲已经累得汗流浹背,可安顿好我后,她就又匆匆忙忙往回赶。站在学校操场边,看着身材矮小、步履有点踉跄的母亲,在夕阳的余晖下逐渐消逝在我的视线里,我暗暗发誓:一定要考上大学。

1981年,我考上高中,到了离家更远的送桥中学,每周六放学可以回家,周日下午返

校。每次回家,母亲都会为喝了一周青菜汤的我加个餐。说加餐,其实就是杀只鸡或炖个蛋之类的。午饭时,母亲又忙着为我准备要带去学校的咸菜,有时不知她从哪儿弄到一点点肉丁或小鱼,放到咸菜缸里。当我还在美美地享受“大餐”时,母亲早就在厨房里草草吃过,去后庄一户家境较好的人家帮我筹措下一周的学习生活费用了。当我走出家门返校时,母亲就会把借来的几元钱塞在我的手心。每当此时,我都感到很心酸,哽咽着与母亲道别。

1983年,我参加高考,全校就我一个人幸运胜出,被江苏省人民警察学校扬州班录取。开学那天,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。一个多月的新鲜感过后,特别想家,更想母亲。母亲在家也特别挂念我,一个星期天上午,一生从未离开过老家的她居然拉着我妹妹来到扬州看我。我又惊又喜,兴冲冲地陪她们参观学校。吃过午饭后,就送她们赶最后一班回老家的班车。目送她们上车后,我站在路边,突然发现母亲在车上和别人争执了起来。我赶忙过去。原来从未坐过客车的母亲,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上方便看我,而另一个人拿着票要母亲让出属于他的位置,母亲就是不肯。我含泪跟那人打招呼,告诉他,我母亲从没有出过远门,不知道怎么乘车。那人也就没再强求,默默地坐到了其他位置上。

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,但我总是感觉她还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。我也会时不时地打开手机相册,翻看她生前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,偶尔还会打开她生病卧床时,妻子为她洗手擦脸的一段视频,但每一次我都只敢看一小会儿,我怕我难以抑制的泪水会吓着妻子。后来想想母亲离开我们时那么安详的面容,我知道她在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了病痛,一定在非常满意地注视着我们。

顾奶奶,奶奶弄脏的衣裤都是妈妈连晚洗好,直至奶奶安详离世。小时候我们兄妹三人穿的鞋、袜、毛线衣都是妈妈在操劳,有时我们一觉睡醒,灯光下妈妈还在为我们补袜子、纳鞋底、织毛衣。妈妈为我们兄妹仨操尽了心,为我们这个家无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……忘不了小时候我们生病时,妈妈那焦灼关切的目光;忘不了妈妈自己克勤克俭,却倾其所有为我们改善伙食;忘不了我们在学习工作上的点滴进步,妈妈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;忘不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,那盈盈笑语其乐融融的快乐时光。

1986年,妈妈退休了,却退而不休,帮助子女照顾孙辈。1992年爸爸退休后身患疾病,进行较大的手术,手术后的恢复期都是妈妈照顾。爸妈感情深厚,相濡以沫走过六十六个春秋。爸爸走后这几年,为排除妈妈的孤独防止抑郁,我们找了全天保姆。哥哥每年春节前都从北京赶回来陪伴妈妈,这几年疫情防控,提倡不离京就地过节,但哥哥总是做好安排提前回邮。哥哥自1972年参军入伍离开家乡后,戎马半生,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嘉奖,曾受命前往联合国参与维和部队的交接,他一直是爸妈的骄傲。哥哥在家时也是妈妈最快乐的时光,他朝夕相伴,亲手为妈妈做羹汤。哥哥离邮返京时,妈妈就很伤感,拉着他的手掉眼泪,那场景令站在一旁的我们也湿了眼眶。每次哥哥都嘱咐我和弟弟:“照顾好妈妈!”是的,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……

好,拔了身上的寒气,好得快些。

父母去世后,那地方的艾草还在,淡白色的叶子,如人伸着的小手掌漾着春风,沐着春雨。它们长得挤挤挨挨,密不透风。每年端午节来临,妻子学母亲的样儿,拿着镰刀,将所有的艾草都割回家,放进太阳底下晒;我则学父亲的样儿,选几枝长而直的艾草,和找来的菖蒲扎束一起,戗在家堂匾额旁,敬起一炉香。

现在,少有人来我家问艾叶了。生孩子的母亲不再喝艾水,我和家人感冒,也不喝艾叶煎水了,偶尔身上痒,煎水洗浴,去湿气,消毒。不过,艾草在我家仍有大用处。我多年来的习惯是用艾水泡脚。将艾叶在锅里煮沸,文火烧五分钟,灌进保温瓶里,艾叶渣捞出,挤干汁水倒掉。泡脚时,放些冷水,兑些艾水,脚浸在艾水里,暖暖的,闻着冒出的热气,香香的,极舒服。

近年来,妻子的膝关节长了“骨刺”(退行性变化),她从医生那里学到艾灸法,除了买艾条,她还自做艾锥。拈起一撮碎艾叶,捏成艾锥,点燃后,烟熏膝关节,能缓解疼痛。每每三伏天,家里透出艾香,那是她在熏腿。

妻子还用艾叶给孙女揣过几个小枕头,孙女很喜欢,睡觉时,只要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

父亲是一个严肃严谨、事业心特强的人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走在路上,回到家里,总想着办公室的事情。家里的事情却过问得很少,都由我母亲承担了,就连他喜欢抽的香烟也是母亲按月买好备着的。

然而,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却是过问的,可以说还是很严格的。我从小到大,是在听父亲讲正能量的大道理环境中成长的。我参加工作后,听得最多的还是父亲的大道理,极少有表扬鼓励的话。有时听多了,听得烦了,总免不了要顶上几句,其结果是弄得双方都不愉快。这也许就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吧。我有时在想,父亲喜欢讲大道理,是不是搞理论工作时间长了,成了一种职业习惯。

现在的我,自从退下来之后,在帮助照看孙女的这些日子里,常常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情景,努力地仔细搜寻父亲关心爱护子女的点点滴滴。忽然醒悟:父爱如山啊!哪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子女?在父亲大道理的背后,其实透露出父亲对子女深沉、无私的爱,且这种爱无时、无处不在,只是在不同的场合,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。

父亲的爱,有时是那样的爱憎分明、直截了当,使我刻骨铭心。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,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在家门口玩,其中一个说丢了五分钱硬币。父亲下班回家听说后,严肃地对我说:“你有没有拿?”我肯定地回答:“没有拿。”父亲一气之下,打了我一个耳光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挨父亲打,尽管很受委屈,却使我小小的心灵受到了一次震慑。父亲让我懂得了,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讲诚实、守规矩的人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生活水平普遍低下,粮油、鱼肉、豆制品等全部计划供应。为改善家里伙食,父亲下班路过机关大食堂,有时会买上一两份荤菜带回家,如斩肉、炒肉片、炒猪肝、烧块鱼等。面对食堂味香可口的菜肴,我顿时食欲大开,却不多动筷子。因为父亲吃饭时,总喜欢喝上一小杯酒。本来菜就不多,我们吃了,怕影响父亲喝酒。父亲却一个劲地催着我们吃,见我们还是不愿多动筷子,显得很生气,有一次还把自己的筷子都摔掉了。

父亲的爱,有时是那样的漫不经意、看似很平常,却令我回味无穷。我因文化课功底不扎实,两次高考失败后,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责备,对我说:“文化课基础差不能全怪你,但文化知识不能丢,今后会有用的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为帮助职工补习文化课,县总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开办了补习班。我听从父亲的话,利用晚上时间,先后报了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化学等五门功课。正是得益于几年不间断的文化课补习,让我的人生在1984年有了重大的转折:考上成人大学,考取国家干部,调入组织部门。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,父亲自然开心,但也没有过多的溢美之词。

父亲的爱,有时是那样的深沉、明亮,让我终身难忘。我和爱人结婚时,平常不怎么过问家务的父亲,却忙前忙后,联系党校食堂,落实接待场地,招呼前来祝贺的老领导和亲属。我有了孩子后,父亲每天下班回到家,都要抱一抱、看一看孙子。因住房不太宽裕,我们夫妇在外单住后,只要母亲烧有好菜,父亲总是隔三差五地叫我们回家吃饭,所有节假日更是忘不掉。我孩子高考时,父亲已常住扬州,他特地一大早乘车赶到邮中校门口,充满深情地目送孙子进入考场。

2005年11月底,父亲生命垂危,我去医院看望他。父亲撑起虚弱的身体,望着我日趋稀疏的头发,爱惜地对我说:“王鸿,你也老了。”并劝我赶紧离开,医院环境不好。此时,望着父亲慈爱的眼神,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,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哪知,这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父亲虽然不在了,但他那深沉、无私的爱,我永远铭记在心里。

父亲的爱

□ 王鸿

母亲的岁月

□ 李连珠

妈妈今年虚岁九十四了,满头白发,拄杖行走,腰背微微有点佝偻。自六年前爸爸病逝后,妈妈就逐渐衰老,牙齿掉了,只剩三颗假牙撑着门面,耳朵也不太灵便,打电话给她,常听不清或与你岔了话题。望着妈妈羸弱的样子,一丝悲凉袭上心头。她还是我记忆中的母亲,当年那个风风火火、能干刷刮的煤炭店经理吗?那一幕幕岁月里的往事浮现在眼前……

妈妈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,外公外婆经营一家瓷器店,从小衣食无忧、宠爱有加,具有小学文化。解放后嫁给爸爸,于1956年顶替我爷爷在物资局下属的煤炭商店参加工作。由于工作认真踏实、积极肯干,很快就成为商店的业务骨干。1964年初全国掀起“学雷锋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热潮,高邮也开展了这项活动。妈妈带领几名女职工,为城区孤寡残疾、五保老人义务送炭上门,受到一致好评,后作为物系系统学雷锋典型事例被县广播站专题报道。1965年初县政府召开劳模表彰大会——“群英会”,妈妈获“县劳模”称号。

1965年秋妈妈走上领导岗位,担任炭店经理,负责城区三个门市部的工作。妈妈并没有脱产,也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,唯一专

我家里生长的艾草,原是野生的,母亲知道艾草用处很多,那一年,她挖几棵艾根栽在屋后的河坎上。种艾,似乎是一劳永逸的事,只栽种了一次,它就凭借根繁衍,春风刮过,春雨下过,那地方就冒出一簇一簇的新芽,放出灰白的叶子,许是有种独特的味道,鸡鹅不食,猫狗不惹,一任它们风雨独自愁。

数着节气往前走,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,未到芒种,端午节到了。在家乡,端午节的习俗很多,除了早上吃粽子,中午要吃“十二红”(如红苋菜等;十二,概数),门楣上要悬艾草等等。母亲也把端午节当作收艾的时间节点,这天早上,她拿着镰刀,往屋后去割艾。平时,家人并不留意它们的生长,也不施肥,也不松土,也不治虫,纯粹靠天长,不经意间,都长到大半人高了。母亲把所有的艾草都割下,足有一大捆。母亲说端午前后收艾最好,艾不老不嫩。艾草割了,留下灰白的茬儿,后来还从根部冒出芽儿,二茬儿长得慢,初冬了,还高不盈尺,母亲照例去割二刀。我们不知道艾草开不开花,结不结果。如开花,花是个啥样儿?结果,果实是个啥样儿?艾草放太阳里晒,父亲从中抽几枝长长的

我家有艾

□ 秦一义

艾草,和事先在河坎中挖到的几枝剑叶菖蒲,用稻草捆扎,悬在门楣上,有了过节的仪式感;艾草、菖蒲的香味弥漫开来,有了过节的气氛。左邻右舍,有谁家需要的,拿几枝去应节。艾草晒几个太阳,干了,母亲抹下艾叶,用方便袋包扎好,放进大柜里,还时不时拿出来曝晒,防止霉变。庄上有人家生孩子,找母亲问艾叶,母亲抓一大把,用报纸包好,递到来人手上。有人身上害疮,身上奇痒难耐,母亲知道了,拿些艾叶给人家,说是煎水洗,能止痒。

艾叶味苦,我喝过。我是虚寒体质,小时候经常因寒凉感冒,每每感冒,母亲就拿出她的灵丹妙药——艾叶煎水央我喝下。我怕苦,母亲抓一把红糖放艾水里,边搅边说,艾水带暖拔寒,生我们兄妹三人时,每个月子,都要喝几次红糖煎艾水。我知道母亲的用心,拒绝和退让便没了底气,只得咬住牙,端起碗,屏住气,咕嘟咕嘟地喝个碗底朝天。母亲说,好好